

革命教育啟命

程仲文著

扭轉倒立的教育金字塔

力生文化出版本公司

向青年學習點什麼？

解旅人社

好大印

行公司

的宣傳化的道路

歲 育 草 命

程仲文著

黃炎培題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版

基本定價國幣一二元

著作者

程

仲

文

命 育 草 教

出版者

力生文化出版公司

上海(五)山陰路二六弄三號

電話(〇二)六〇八七九

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一二號

電話：九六〇一五五

·有所權版·

再版序言

看教育的明日，無疑地將是「民主化」的這一條路了。惟有教育走向民主化的大路，纔能適合於時代潮流，纔能成爲「人民世紀」一部份的機體，和盡其一方面的機能。教育不能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各機體特別突出在前，也不能故步殿落於後，教育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機體互爲因果而互相作用。譬如說把目前自由被桎梏的責任完全推在政治頭上是不公道的，因爲傳統教育，就是束縛和戕害人性的教育；把目前風俗澆漓的責任完全諉罪於教育，也同樣是不合理的，因爲今日的統治集團就是一切腐敗醜惡的培養基。這樣的政治是產生這樣的教育的，這樣的教育又是孕育這樣的政治的。既如上述，民主主義的大潮流捲到了，教育何能獨立於「人民世紀」之外？又何能不走上民主化的大路！？

「教育民主化」這句口號的提出，是時代的進步，它歸納了教育上的問題，也統一了解答此問題的對策。不論是制度、教學、訓育、題材以及原理的問題，都追溯到民主化去的癥結；不論

是「向傳統教育挑戰」（林漢達著，卅二年世界書局出版），是「向全國教育家控訴」（張天祿語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大公報），或主張「教育的更張」（潘光旦：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新路）甚至說「我們要來一次教育的大革命」（呂英：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大公報），這些也都祇有以民主化為基本精神的。

「教育民主化」這句口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，國際文教組織提出了這個呼籲，人類受了奴役、剝削、摧抑、虐殺，從苦難中、慘劫中、流血中獲得的教訓，是足資珍惜的。但若要成為一項「運動」、一個「制度」，那還需要持久的努力，堅苦的奮鬥。現在我們要探索民主化教育的進程，來作為這一運動的綱領，和這一制度的原理。民主化教育運動與民主化教育制度的基礎有三：即自由、解放、與平等是也。

在三十多年前波蘭愛國志士喊出一句口號：「用教育爭取自由！」（Through education to freedom!）在政治失却民主的時候，自由也遭受到了桎梏，教育談不上民主化，要民主化，只有武裝教育，使成爭取自由的戰士。在教育的領域中，「自由」的又一意義是制度、設施上的問題，從制度與設施上促進教育的民主化，就要展開教育的爭自由運動，如波蘭愛國志士的所為

者。今日以命令式的絕對服從爲管理的方法應該革除，以防閱學生爲能事的訓育制度必須打破，青年學生們的「老少年」的形狀，必須糾正。教育上的自由，就要發揚「自治」和「自動」的精神，以自治、自動爲一切制度設施的準則，這纔真正地實現了民主化教育的自由原則。戰前我會參觀陶行知先生創辦的「山海工學園」，只看見圖書館是兒童管理，工作室是兒童負責，開會是兒童主席，標語是兒童所寫，識字班是兒童任教，整齊、清潔、活潑、蓬勃，比之事事由教師負責者反覺良好、有生氣得多。這就是本乎自治與自動的制度與設施，這就是教育自由的具體表現。這證明丹麥大教育家葛隆維(Nikolaj Frederik Seveirin Grundtvig 1782—1872)所說「只有在絕對自由的條件之下，精神纔能振奮起來」的原理，以此與傳統的「只有你聽的，沒有你說的」(國聯教育調查團評語)注入式的教育相較，誠爲「相去天壤」。這裏我們便可知道在教育工作中關於制度、訓育、原理，一定要賦予絕對的自由，就是教育者先認定所教的是一批「人」而不是「奴才」，然後能教出人才來，然後能達成教育民主化的任務。

墨西哥的革命先驅者在三十年前曾勇敢地揭貼出「用教育獲致解放！」(To educate is to redeem!) 的標語。這時，教育變爲爭取解放的武器，但我們知道先決的是教育本身的獲致解

放。也可以說教育一面要求解放本身，一面又為解放人民的武器。教育本是「幫助人類經營社會生活的手段」，不僅是太平盛世的點綴品，也就是說：它既是和平的，也應是戰鬥的。除了教育為爭取解放的武器，教育本身的解放是表現在學術思想方面，要打破思想的控制與學術的束縛，這纔是真正的教育解放，真正的教育自由。傳統教育機關簡直是一所大牢獄，不論是學生、教師，講授或著作，早已失却獨立創造精神，而受制於所謂「國家」「政府」。那就是罄竹難書的罪惡製造者所謂「黨化教育」了。黨化教育實施近二十年，情況江河日下，近來政府信譽大落，學校中的政黨活動，圖窮匕見，竟展開黨團派系之爭，學生變為「政治的賭本」，（歐元懷語）教師成為「思想整肅」的對象，學校遂成「肅清匪諜」的目標。「職業學生」「匪諜學生」，帽子亂飛，學術思想與行動，嚴密地在「特務」統治之下，幾乎窒息到喘不過氣來。但這只是「自昔已然，於今為烈」罷了。國民黨政府數十年來一貫措施：課本必須「國定」，教授也要「部聘」，訓導則須「部派」，信仰必須「統一」，學術必須力闢「異端」，造成了學術的低潮，思想界的黑暗，這是一個天羅地網，在特務統治之下，只要有人說「思想解放」，「學術獨立」，「爭教育的民主」，必然一呼百應，倍感親切！

「平等」（Equality）這個大原則，是教育民主化的基本憑藉之一。如果一個國家，包有多數的文盲，而水準以上知識的人僅佔絕對少數，這就是說教育機會不平等、不完全、教育不普及，這樣而求其民主化，必然是「南轅北轍」！過去統治者承襲了「王朝」的衣鉢，只怕人民知識高，不怕人民知識低，「愚民」是政策的神髓。但在我們的耳鼓中，不也常聽到一些如何「掃除文盲」，如何「普及教育」，如何推行「國民教育」的微弱聲浪嗎？據民國十八年舉行全國第二次教育會議時所作的估計，成年文盲佔總人口百分之四六·二。這個假定，董渭川說這是「掩耳盜鈴的把戲，連外國人也騙不了，近年來仍舊當時看見外國人每逢談到中國問題時，總是首先指責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」。（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公報）我們敢武斷地說：希望這個政府去掃除文盲，提高人民知識水準，那簡直是「鏡花水月」，徒存幻想。教育機會的不平等，教育竟成為有閒有產者的專利品，成為「皇冠上的寶石」，現狀之下，小學和幼稚園也有奇怪的「入學考試」，這似乎說有一些兒童天生就不應該享受教育權。在教育普及、機會平等的前提下，應該絕對剷除財產、門閥的限制，即使心理形態與生理形態的差異，也不受限制，而享受平等的教育權。這是民主教育的第三個支點。

貫串自由、解放、平等三者，而形成爲教育最高指導原則與設施基準的便是「個性教育」。何以說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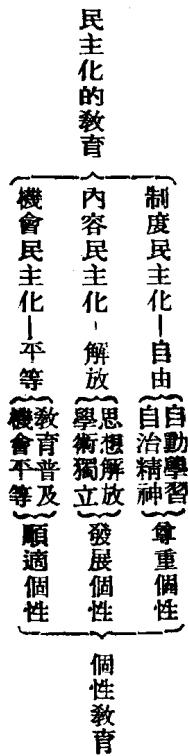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基於「自由」的民主化教育制度與教育設施，以發揮「自動」「自治」精神爲基本，自動自治的徹底實現，在教育上的作法是叫做「尊重個性」。尊重兒童的個性，不求強同，因材施教，使他們不必依賴他人始能工作、始能生活。兒童從自治與自動中發現了「自我」，振作起精神來，知道要做一個人，做一個獨立自重的人，「獎賞」與「懲罰」在兒童心理上將視爲贅物，「自律」「自覺」却賦予了新教育以生氣蓬勃的活力。

二、基於「解放」的民主化教育內容與教育精神是在於「思想解放」、「學術獨立」，思想與學術的解放，就是使它恢復自由的發展。所以這個「解放」實則就是「發展個性」。歐洲中古時代，僧侶階級統制思想，造成了西洋史上的「黑暗時代」(Dark ages)，漢代罷黜百家，結果也便思想啓蒙中的「先秦時代」欄腰截斷，中國歷史也從此陷入了「輪迴」，失却了前進的動力。今日我們解放思想，解放學術，就必須發展個性。

三、基於「平等」的民主化教育必須「機會平等」「教育普及」，這是教育上對於個性的順

適作用，即是「個性順適」。教育的機會當然應該毫無偏私地賦予全體人民，但傳統教育則以特定的生理、心理雙方一般狀態為範圍，限制了很多的人無法進入學校，或進入非所適宜的學校。比如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行政中樞中，就沒有「天才教育」或「低能教育」的系統，也沒有聾、啞、盲、教育的系統，只是教育部「特設」了一所官暨學校。這就是承認不平等、製造不平等的事實。此外無錢、無勢進不了學校，而有這樣的怪現象：「學校教育完全成了商品，供人廉價購買；錢少的人入初等學校，錢次多的人入中等學校，錢再多的入大學，錢最多的留學。」（張天祿語）我們的民主教育，教育機會既須順適各型個性，就應視學生心理生理狀態為定其應受什麼教育與若干教育的標準，所以說順適個性的教育，也正是民主化的教育。

綜上所述，列表明之如下：



一九三九年拙著「教育革命」一書，所舉的教育革命方針是：以個性爲施教基礎，以個性攷核過程爲教育過程，以個性型爲教育目的。這三大綱：亦即說一是尊重個性，所以教育必須以個性爲施教基礎；二是發展個性，所以教育即以個性攷核過程爲教育過程；三是順適個性，所以教育每一學生，應即以該生個性的最大成就爲目的，即以個性型的完成爲目的。現在教育民主化的浪潮捲來，個性教育的三大方針，實在可以作爲完成教育民主化的捷徑。

「教育革命」增訂再版付印了，回憶在成都初版，忽已是八年，那時正是抗戰初起，教育雖經戰爭的攷驗，顯出若干窘態，但大家認爲百年樹人大計，不宜多所更張，故此調似有「陽春白雪」之概。此書之出，本不對外發行，只是爲一個籌設中的新學校所擬的教育計劃，後來這個學校沒有辦成，因爲與學人爪哇華僑俞昌樞先生，在荷印捲入大戰漩渦以後，匯款受阻，計劃爲之打破，失去了一個實驗的機會。一九四二年將本書訂正再版，不料在送繳當時的「圖書雜誌審查會」後，被延擋下來，既不審查，也不發還，如石沉大海，一年有餘，幾經催詢，纔發下來，稿子上已打了許多紅色槢槢，勉強通過一關，但以局勢演變，再版計劃也告打破了。勝利後，人事紛紛，生活的不安遠遙戰時，因此蹉跎數年，纔能於今日付印。

現在我不知應該感恩，抑是應該慨歎了，因為本書祇是教育革命的一篇「總論」，此外還有「各論」：天才教育、幹部教育、生活教育、生理病態教育、心理病態教育、師資教育、訓育、教育行政、教育革命史九書，可是虛度八年而這一寫作計劃，竟陷於擱置狀態，這是我心深處的苦惱。今天教育革命再版，更引起這種苦惱。只有希望今後能够有一個比較少爲柴米油鹽發愁的生活，能够完成十年來的夙願。

最後，本書付印前，承黃炎培先生閱過，並作重要指正，同時還爲本書題署封面，深表感激，謹在此誌謝，此外莫志恒先生爲本書繪製封面并裝幀，吾妻張秀綺女士助協校勘，併表感謝。

一九四八、十一、二十五日程仲文

自序

自從京師同文館（一八六八）第一個新式學堂出現以來，我國的新教育，幾乎就註定了它的命運：舉凡行政設施、教學方法、課程內容等等，均有舶來品可作藍本，依樣畫葫蘆，難變的。只要圈地皮、建洋樓、興學校，不復探索教育原理，不復研究科學方法，所以反映在我國教育史上的是些逐漸上升的數目字，也就是說教育獲得了量的發展。至今談教育普及、學制改革、及年期增減的教育學者，仍較談教育效果、談心理研究者為情緒熱烈、形勢緊張。

我們看一看近百年來教育工作者的努力，其結果怎樣呢？現代進步的教育家說：「目前中國的學校教育關於質的改造方面，實較量的擴充為尤要，然而一般教育官廳所兢兢以求者，不外在於校數之增加，忘却現有的學校之不健全，是無異為母者不顧其子息之肌黃失乳，而徒望增殖數胎也。殊不知學校之質不改進，斯無論改用何制，其不能收效仍如故也。」西諺說：「羣羊之行速，如最緩之羊。」學校的質不改進、內容不刷新，即令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，全都能够

住上五年或十年學校，讀五年或十年書，仍不能養成他們的人格，實在傳授他們的技能，比如肌黃失乳、疲癃殘疾，合無數肌黃失乳、疲癃殘疾的人，仍不能組成一個健全有為的人；合無數不能精通技術、熟諳技術的飛機駕駛員，仍不能升一機與敵應戰；合無數德不孚、才不逮的人，也根本談不上整肅官常、建設經濟。

嚴重的困難壓在民族的當頭，因為我們弱而貧，所以迫切地對一切人力、物力，要求能做到「以少克衆」、「以十當百」的地步，教育也不能例外，所以「質的改進」實比「量的擴充」為重要百倍！

這一個問題早被人痛切感覺了，也早成為全國一致的呼號，我們看民國廿年國民政府向國民會議的提案中說：「中國目前之教育，無論在數量上、質量上，均不足以適應國家之需要，而弊害之最顯者，尤莫如教育設施，與國民實際生活不相應，以致未受教育者，尙能秉其家庭社會遞相傳習之知能道德，各自安於艱苦之生活；而既受教育者，則知識技能之修養既不成熟，德行、氣質又往往涉於浮誇與游惰，馴至學校多一畢業之學生，社會即增一失業之份子，家庭即少一有用之子弟，詬病交起，弊害叢生。及此不為適當之矯正，將見教育愈普及，而公私生活所受之禍

害愈廣。」這真是說得痛快淋漓之至，同時也正暗示了教育上的根本問題，與解決問題的門徑。

教育上的根本問題是甚麼？怎樣解決此根本問題？我們認為在質不在量。可惜當時沒有人作解決問題的嘗試與努力，所以問題雖早提出，而教育的舊皮囊絲毫不改，因而「教育革命」這一句口號，僅能止於「願望的階段」，不能達於「實踐的階段」。

其實教育之質的革命，問題極為簡單，用幾句話說：即是我們所理想中的新教育，在目的方面說：應該是需要什麼人才，便造成什麼人才；在效果方面說：應該是有什麼事業，便能够做成什麼事業。得心應手、運用自如，這是教育革命的總鵠標。

教育工作果能够做好，其效果表現是極迅速而顯著的，現在我們有科學做幫助，那末教育工作更不必如古時所稱「百年樹人」或「十年教訓」那麼久，孔子說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現在時代前進二千五百年，也使應該更加容易成功，更加容易收效，祇不過要看我們能否把「數量思想」改為「質量思想」罷了。實則教育革命運動，是要抓緊要領，即使一二人的努力，一二學校的提倡，也可以移風易俗、更新氣象的。

作者近正籌劃創辦私立昌黎學校，斯書之作，意在作為迎接一個新學校誕生中哲學上的依

據，與將來實施時科學上的憑藉，同時還企望着為國人對教育失望中，貢獻一個卑而不高、言而易行的更張實例，不敢立異鳴高，但望 高明指教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程仲文序於成都

教育革命目錄

再版序言	一九
自序	一一一四
前篇 原理篇	一一六四
第一章 教育爲什麼要革命	一一一二
第一節 制度的悖謬	一一一五
第二節 目的的不明	一一一八
第三節 方法的錯誤	一一一二
第二章 什麼是革命的教育方針	一三一三一
第四章 百世以俟的立場	一八一〇